

解放海南:琼纵接应功不可没

“当时我是40军的侦察科长,参加了1950年4月16日的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日前,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记者在北京采访了军事科学院军制部原副部长郑西凡。87岁的郑老得知记者来自海南,显得非常兴奋。

“海南岛战役可以说是我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又一经典战役,它突出的亮点是解放军以木船为主、配以部分机帆船作为航渡工具,突破敌人海空封锁,成功登陆并解放了海南岛。这是一次成功的渡海作战,开创了我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作为一名军事专家,郑西凡客观地分析了海南岛战役。

毛泽东三次致电林彪

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最早在1949年12月份提出。“在这之前仅2个月,即1949年10月24日,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发起金门岛战役,我登陆部队三个团计9086人登陆后激战两昼夜,全军尽没。”郑老说,金门之战失利,为解放海南岛战役蒙上了阴影。

郑老说,进攻海南岛的难度,远远超出金门。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海南岛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之间隔着琼州海峡,茫茫大海,浪急水高,这给渡海航行造成困难。其次从双方攻防力量上看,攻金门渡海距离都在10公里之内,我方的炮兵可以直接掩护航渡和登陆,可是进攻海南岛则情况不同,由于海峡较宽,不仅航渡距离远,登陆点也在我方的炮兵火力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国民党军的飞机、军舰还可以直接到中流拦截。在海南岛这弹丸之地,蒋介石更是部署了10万步兵、50多艘军舰和40多架飞机,布置了一个“海陆空立体纵深防御”工事。

“四野渡海兵团是一支没有任何海战经验的部队,80%以上的官兵是第一次见到大海。所以说,面对茫茫大海,从士兵到将军,都成了新兵蛋子。”郑老说,仅靠木帆船跨海作战,没有空中掩护,以陆军单独向敌军海空立体防御发起进攻,如何才能一战成功?如何避免重蹈金门失利覆辙?中央军委对此非常慎重,毛泽东为此三次致电林彪,要求吸取金门失利原因,对渡海作战进行周密部署。

吸取金门失利教训

吸取金门作战在敌情、海情不明情况下即仓促发起攻击的教训,渡海部队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如组成土炮船大队掩护主力船队近身打敌舰等等。

“准备攻打海南的40军、43军是两支赫赫有名的‘东北虎’军队,虽然从来没有海战的经验,但部队刚由东北一直打到广东的南部沿海,部队的军事素质较高,士气高昂。”郑老介绍,为了让部队掌握渡海作战的要领,10万大军在雷州半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海上大练兵,练游泳、练摇橹、练打军舰、练抢滩、练登陆;先近海,后远海,组织从连到营到团的多船联合演习等等。

吸取金门作战第一梯队只以

少数兵力登陆,以寡击众的教训,在大规模渡海作战时,第一梯队就使用了25000多人,上岸后与先期偷渡部队以及琼崖纵队一合,总兵力就达到了48000余名,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量,确保了陆上战斗的胜利。

琼纵接应功不可没

“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这是毛泽东说的。”郑老介绍,渡海部队登岛后,在临高角村庄的墙上看到国民党刷写的大标语:“有人捉到冯白驹,一两骨头一两金!”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兼政委,当时他领导的队伍发展到1.5万多人。

“海南岛之战与金门之战的最大不同是,金门岛是国民党的天下,而海南岛有琼纵接应、配合,那可是大不一样,渡海部队心里有底呀。渡海登陆时,如果没有琼纵接应,那伤亡得多大呀!解放海南,琼崖纵队功不可没!”郑老说。

郑老介绍,先期分批偷渡是海南岛战役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950年2月的广州会议上,刚从海南岛渡海过来的琼纵参谋长符振中传达了冯白驹有关先派小部队偷渡过海的建议,进一步坚定了渡海部队首长的决心,大家认为这样不仅可以改变岛上力量对比,增强接应主力部队登岛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能取得渡海作战经验,提高部队渡海作战信心。这就有了3月份40军及43军的两批先锋营及两批先遣团的偷渡,这使在4月16日大规模渡海之前,海南岛上的渡海解放军就有8000余人,这为事后的大规模渡海作战做好接应打下非常好的基础。

两易渡海时间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渡海解放海南岛的时间前后改过两次,渡海工具从原来的改装机帆船改为风帆船。为什么要改,当时发生了什么情况?“毛泽东接到有关汇报后,在出访苏联期间打电报给林彪,同意渡海部队所定方针,即努力争取在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郑老说。

但是计划一波三折:由于时间太过仓促,渡海船只和船工等渡海条件准备不足,渡海部队不得不放弃了阴历年前进攻海南岛的计划。这是渡海时间的第一次变动。

随后,毛泽东又发来电报,详尽分析了海南岛作战的有利条件,指示林彪:希望海南岛的



郑西凡回顾当年战事

问题能在1950年春夏两季内得到解决。

1950年2月,15兵团在广州召开作战会议决定,1950年5月底渡海作战准备完毕,6月份渡海登陆作战。在渡海工具上,则决定以改装机帆船为主,同时积极购买登陆艇。

“在购买登陆艇不行的情况下,如果要改装几千只机帆船是不现实的,没有那么多机器,最后只能靠风帆船了,而风帆船渡海打仗得靠天、靠风力,只能依靠谷雨前的季风过海。”郑老说。

气象观察的结果是:每年从正月到清明都是北风和偏北风,风顺浪和,利于南渡;谷雨过后,海面多为南风,惊涛骇浪,不利南渡。攻打海南岛,最佳的时间是在4月20日谷雨前。

经过反复研究,渡海部队最终确定了大规模登陆作战的时间,即1950年4月16日,离谷雨仅剩最后的几天!

晚打海南,后果不堪设想

打下海南岛不到2个月,朝鲜战争全面爆发。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驻菲律宾的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公开出面挽救奄奄一息的国民党政权。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想想,如果渡海部队没有捕捉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利用谷雨前的最后几天时间登陆攻打海南岛,那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琼州海峡或许也会出现美国第七舰队的身影。如果晚打几个月,后果不堪设想!”郑老激动地说。

于伟慧 良子
来源:《海南日报》



1950年4月解放海南岛的第四野战军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师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宣布起义的国民党驻外大使

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宣布起义,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宣布起义的大使。

1897年,涂允檀出生于湖北黄陂东乡。在湖北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班读书时,他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恽代英。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恽代英的革命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后来,涂允檀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又考取公费留美生,分别获得伊利诺伊厄尔巴纳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以涂允檀的成绩,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那时的中国,正值军阀混战,涂允檀虽然身在美国,但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毅然回国,正赶上驻守武汉的李宗仁收回汉口英租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新成立的政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李宗仁要他到武汉政府去从事外交方面的事务。

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国家不强大,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外交官在公共场合就更显得人微言轻。涂允檀也深深感受到祖国衰弱给外交工作带来种种不便,更有一些西方国家外交官,在公共场合,把弱国的外交官作为取笑对象。在一次酒宴上,一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借酒对涂允檀进行人身攻击,骂他是东亚病夫,尽管酒宴上有人劝阻,那位外交官却没有收敛,所有的人都替他捏了一把汗。涂允檀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他说,中国现在是落后,但是,并不代表永远落后,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地大物博,东亚病夫是有病,但病可以治好,一旦治好了病,东亚病夫就会变成东方巨人。一席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在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打交道时,他坚持不卑不亢,以诚待人的原则,与许多国家的驻外大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7年6月至1939年初,涂允檀被派驻菲律宾,任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总领事。在此期间,涂允檀积极与当地的华人华侨接触,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由于他的辛勤工作,菲律宾的华人华侨踊跃捐款捐物,支援国内抗战,有的人还亲自回国参战。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调涂允檀任驻缅甸全权大使,涂允檀立刻带着他的妻子到缅甸赴任。

涂允檀上任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为了同共产党争夺政权,凭着美国的支持,挑起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通过一些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涂允檀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越来越觉得,国民党渐渐失去了民心,没有民心,军心就没有基础,国民党军队数量锐减的同时,共产党军队数量却水涨船高,谁将会主宰中国的命运,似乎有了一个明确答案。特别是在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之后,一些国民党部队纷纷宣布起义,共产党部队在战场上更是势如破竹,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溃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摆在涂允檀和全体使馆人员面前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选择共产党还是选择国民党。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除台湾、西藏及沿海一些岛屿之外,中国的其他地方都被解放,国民党政权彻底退出了大陆。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双方互派外交官。南亚的印度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49年11月,

印度的驻华大使潘尼迦途经缅甸首都仰光,前去拜见涂允檀,为尽地主之谊,涂允檀请潘尼迦吃饭,吃到一半时,潘尼迦悄悄对涂允檀说:“新中国已经成立,共产党在大陆的地位已经确立,许多国家已经和新中国建交,另一些国家也准备和新中国建交,他还透露,缅甸可能在最近的时间里承认新中国。”

事实上,涂允檀早就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缅甸承认新中国已是大势所趋,他不时听到一些高级官员说,缅甸要承认新中国。后来,缅甸总理吴努在一次公开讲话里说,他对新中国非常敬畏,他说:“新中国好比是一只大象,尾巴甩过来我们也受不了!”吴努总理的讲话,明确了缅甸官方的意思。

当时,国民党驻加尔各答的总领事许梦雄已经回国,他同在外交部任职的王炳南关系非常密切,许梦雄回到北京后,看到各方面情况都很好,共产党对待他们特别优待。

许梦雄把看到的写信告诉驻缅甸使馆参赞李秉汉。

通过两次书信来往,李秉汉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向涂允檀大使递交辞职书,很快得到批准,李秉汉立刻启程,经香港回国。

李秉汉回到国内后,国内的一切让他兴奋,他马上给使馆同仁送去病写信,要其认清大局,劝涂允檀大使起义,国内的事情由他负责。

1949年12月,缅甸政府派人正式通知涂允檀,缅甸要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涂允檀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一旦缅甸宣布承认新中国,大使馆就必须撤走。如果继续跟着国民党,那只有回到台湾。

涂允檀在办公室里焦急地走来走去,进行着一生最大的、也是载入中国历史的选择。很快,他下定了决心:起义。

然而,要起义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国民党虽然退出大陆,但是,国民党仍有一些残余势力在活动。当时在缅甸首都仰光,国民党的势力一点也不弱,一些特务仍四处活动,对进步人士采取暗杀行动,起义的事一定要慎重。

涂允檀先召集有进步倾向的李体乾和壮去病,同他们商量,在办公室里,涂允檀告诉李体乾和壮去病:缅甸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缅甸要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人员的去向成了当务之急的问题。他倾向于起义。涂允檀的看法立刻得到响应,他们一致同意起义。随后,涂允檀要壮去病立即起草起义的电文。

第二天清早,涂允檀亲自通知全体使馆人员参会。会议刚刚开始,涂允檀就直入主题,讲缅甸政府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的形势如何,全体使馆人员必须立刻作出选择,要么是起义,要么是另谋出路。

听了涂允檀的话,许多人低头私语,考虑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后,大多数人决定起义。涂允檀代表多数人表态:宣布起义。为了确保全体人员的安全,涂允檀再次交代大家,一定要严守秘密。在会议结束前,涂允檀让壮去病当着大家的面宣读起义通电草稿。读完后,大家都表示同意,涂允檀立即责成壮去病发电报,宣布全体使馆人员起义。

这一天,是1949年12月16日。

李运英 摘自《文史月刊》